

圣·劳伦特著 (法) 世界名片名著译丛

ming
pian
ming
ZHU

历尽沧桑一美人



鹭江出版社

历尽沧桑一美人

〔法〕圣·劳伦特 著

阿 夏 译

鹭江出版社

1989·厦门

历尽沧桑一美人

〔法〕圣·劳伦特 著

阿 夏 译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875印张 225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7—80533—112—X

I·39

定价：3.60元

1789年的初春，嘉罗莲·比安从乡下迁到巴黎时正是荳蔻年华。这一位含苞待放的少女，对于巴黎的繁华生活，有一种美丽的憧憬与一份特殊的情怀。

究竟她要在巴黎生活中得到些什么呢？她的想象也很迷茫。因为她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更不知道当时的巴黎已濒临革命大风暴的前夕。那年春日午后，任何人只要对她注视五分钟，就可以正确地预测，这个女孩将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在家中，她是一个行为不羁的孩子，她对于家庭的贵族传统缺乏适当的尊敬。

当你初见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个伶俐庄重的蓝眼金发女郎。那年，贵族地位刚被宣布取消，一般高尚妇女都穿着宽大摺纹的裙子，不难给人一种端庄的印象。当她撩起裙子去追逐和她开玩笑的亨利哥哥时，不仅显出她爱闹的脾气，而且裸露了一双优美、结实、肉感的玉腿。虽然她的上衣很紧，但仍不能掩盖住她丰满成熟的胸部。

她的童年，大部分在图棱故乡度着村童般的户外生活。但她皮肤的嫩滑，似如夏天的白云；头发的柔细，有如朝阳的金光，虽在家庭教师反对之下，她仍要把它卷起；她的蓝眼是母亲的遗传，不过侯爵夫人的蓝眼是冷的，淡如秋水，

但嘉罗莲的热情如火，有如丁香花的颜色，在它的深处蕴藏着火花，只待微风吹起，燃成火焰；她的下颔显示着坚忍和决心，小鼻子有点隆起，她的嘴唇是丰满引人，同时显出一种诚厚，但是常会做出一种任性噘起的表情，这些就构成了这个少女的画像。她不顾一切传统的规矩，以及动乱中的社会，凡事还是随心所欲。

嘉罗莲到达巴黎后，很觉失望，这虽是第一次跑进大城市，但在她的想象中，早就有一幅辉煌的图案希望在那个城市里实现。当她幼年时，仅仅知道皇帝是住在巴黎的，那个地点离布拉市不远。年岁稍长，她把巴黎的想象与东方的神话相混。在她的想像中，巴黎是位于罗亚尔河畔肥沃的土地上，那里有高大的皇宫、斜坡的花园、发光的珠宝。当她14岁时，她已经看了许多巴黎建筑的图画，又听到家庭教师杜薇尔小姐告诉她关于巴黎的种种风情，这就构成了她对于巴黎比较现实的概念。她似乎在幻想中看到：皇宫里的人所穿的华丽服装，歌剧院之夜，和令人惊叹的花园中夹道长列的树木，凡尔赛宫的喷泉，以及巴黎的种种豪华生活。现在，她已经坐着马车随同侯爵夫妇踏进巴黎，结果只是迁入圣杜明奎街一座三层楼的昏暗房子，这使她非常失望。

当大家正在忙着拆开行李的时候，嘉罗莲和她的哥哥亨利跑上跑下地参观他们的新居，房子里充满霉味，湿气很重。在她的生活经验和想象中，从没有看到如此狭窄的楼梯，望不见天边的小窗，黑黝黝的房间。这些房间有的是空着，有的是堆满破旧的家具。她想到这就是所谓他们的新居，以后几年都要生活在这里，只能呼吸从潮湿的墙壁里所

发出来的霉味，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使她几乎要哭起来了。

但是她不能在她的哥哥面前哭泣。亨利比她大一岁，一直是她的同伴，如果她要逃出这个使她不乐的地方，她是需要同伴的。亨利虽然骄傲地做着传统的子爵，但常常还是很乐意协助嘉罗莲去反抗杜薇尔小姐严格管教的贵族规矩。在故乡，她和亨利一同爬树，捣毁鸟巢，赤膊在罗亚尔河里游泳，和铁匠的儿子在一块儿玩，和佃农的孩子们在一起打架。她的行为，常常使杜薇尔小姐、侯爵夫人、和她的露易丝姐姐瞠目结舌，她已经习惯这种男孩子的脾气，所以不能让亨利看见她的软弱。

“亨利，我很累了，”她突然说：“我要坐下休息一会儿，你下楼看看杜薇尔小姐在做什么，若是有人上楼来，你吹三下口哨。”

嘉罗莲孤独地坐在三楼的窗口，凝视着巴黎的街道，脑子里却在回忆故乡精致的山庄。她想到她阳光充足的居室、绒布的窗帘、光滑凉爽的花砖。老女仆璁妮这时正在二层楼拆开行李，一阵气味，从楼下传来，她嗅到已经永久离开了的种种愉快味道：麦子在田野间成熟的气味、夏天金银花令人思念故乡的甜味、卧室窗外长春藤的幽香、新翻的泥土蒸发出来的大地的气息、农作物收割后的新鲜刺鼻味、罗亚尔河晚风中吹来的一阵阵的清新之感，……真是令人不能相信，她踏进巴黎才几小时，就已经沉醉在过去的回忆里，她往日所怀的美丽憧憬，似乎已经幻灭了。……

“好呀！嘉罗莲，”她的姐姐露易丝忽然出现在她面

前，双手撑着腰，嘴唇微怒地翘着。嘉罗莲一定是没有听见亨利吹的口哨。“晚饭的铃已摇了好久，我们喊你，到处找你，而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假装听不见！”

“我没有假装，我真的没有听见，我是在想。”

“不要想了，快去吃饭吧。”露易丝说。

她在巴黎的第一顿饭，就和过去在比安山庄的一千顿饭完全一样。当她把坐椅从桌底下往后拉的时候，她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思想：她不欢喜的不仅是巴黎，而且她自己的家庭——除了亨利以外。

“好吧，嘉罗莲！”她的母亲不悦地说：“我们都在等你。”

嘉罗莲迅速地向她父亲瞅一眼。侯爵什么话也没有说——和平常一样的沉静。

“好吧，嘉罗莲！”杜薇尔小姐学着她母亲的口吻庄矜地说：“不是告诉过你了吗？遵守时刻是社交上的基本礼节。快喝你的汤吧！”

嘉罗莲故意慢慢地把餐巾摊开来，把喝汤的羹匙有意翘起，用倔强的眼光向桌上的每一个人看看。看见她母亲很赞成地对杜薇尔小姐点点头。她总是赞同这个憔悴的老处女的每一桩事情，因为杜薇尔小姐的有据可考的家世较之比安侯爵的家世还要悠久，她的严肃的举动和处世方式，原来是预备作嘉罗莲学习的榜样，但嘉罗莲憎恨这个女人的一切。她也憎恨她的姐姐，因为露易丝喜欢学这个老处女的行动。可是，不管怎样，露易丝已渐渐养成了高尚的贵族风度。

“不要做白日梦了，喝完你的汤，嘉罗莲！”她的母亲

训诫道。侯爵夫人坐在餐桌的一端，变成了家庭中事实上的家长。嘉罗莲从她母亲那里得到坚定的下颔，至于她从什么地方得到那种讨人喜欢的风姿和富于吸引力的美丽，则是一个谜。侯爵夫人是一个地方贵族的女儿，一个容貌平庸的女人，她嫁给比安侯爵，并非由于爱情的引力，而是为了她的年龄已长。她不能宽恕丈夫放弃对家庭的责任和权力。除了替他生了三个孩子，侯爵夫人还管理山庄农地、督促佃农、监督播种和收获、出卖家畜和粮食，决定搬到巴黎也是出于她的主张。

嘉罗莲的父亲在还未结婚的时候，曾经到过巴黎，想在皇宫谋得一官半职，但是几个月下来没有丝毫消息，抱着失望和怨恨悄然回家。现在要他去重温30年前的失败滋味，实在没有这种勇气和兴趣。但是他的意思被他的夫人否决了，他们的朋友芳戴基伯爵来信，说他可以替侯爵在皇宫里找一份工作。比安夫人立刻接受，侯爵虽表反对，告诉她巴黎社会的不安已在日见增加，现在去谋事，实在不大适合，但是他的太太提出芳戴基信里的话：三级会议已经解决两世纪来皇帝陛下和人民之间的一切问题。于是比安太太出卖几头家畜和一颗钻石作为搬家的费用……

“你在楼上做什么，这样迟才下来吃饭，嘉罗莲？”比安夫人问。

“我在拣我的房间，我要三楼前面有大窗的那间房。”

“这间房你不能要，”比安夫人说：“三楼是给佣人住的。”

“我们只有两个佣人，而房间不止两间呀！”

“杜薇尔小姐和我都反对主仆混杂地住在一起。”比安夫人说：“家里的人住在二楼，前房是我用的。”

当然，嘉罗莲想，那是最大和最好的一间。

“第二个房间是你父亲的，后面两个房间给你们孩子，亨利一间，你和姐姐、杜薇尔小姐住一间。”

“后面的房间很暗，”嘉罗莲抗议地说：“里面有一股气味。”

“你的话很对，”嘉罗莲的父亲突然同意地插进来说：“这座屋子好几年没有人住过了，墙上的油漆已经剥落，急需修理一番。即使我们能负担得起，一年花4000法郎租这种房子也似乎太贵一点。”

“胡说！”比安夫人说：“没有人可以花更少的钱住在圣德明区，我知道你要你的孩子们有同等阶级的邻居才住到这里来。至于楼上的一些房间，确是需要修理，但是楼下的会客室很宽大，家具也很精致，我们只要不让客人跑上楼就是了。”

侯爵又恢复了他习惯的沉静。

嘉罗莲到后面的房间里就寝了，但是她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她在黑暗里躺着，咬着牙齿，脑海里起了一个新的念头——逃出去。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但是总有一天，她会离开这座住不下去的房子，甚至会离开巴黎，如果巴黎不比她现在所见的更好。如果可能的话，她会走到世界的尽头，去追求她生命中的光明与欢乐。

2

几个星期之后，嘉罗莲发觉巴黎不再象初到时那样枯燥了。圣杜明奎街的住宅里，虽然已增加些她童年的东西，但仍和初到那天一样的黑暗和潮湿。比安夫人派人到山庄搬来一些地毯、布幕、瓷盘以及几只热带硬木的梳妆台，那是她的表哥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送来的。嘉罗莲由于参加学习跳舞的兴趣，使得她和这个新的家妥协了。

跳舞课程几乎每天下午都有的，那是在一对中年夫妇的家里举行的。这对夫妇在社交界有高尚的地位，洁白无瑕的声誉，而且是优良的跳舞教授。杜薇尔小姐按时接送她们姊妹俩去学舞，并尽量使得她们和年龄相仿地位相等的同学交往。她特别急于盼望嘉罗莲能和芳戴基伯爵的女儿来往，但嘉罗莲却对另一个同学发生一种天真热烈的情感。她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前额很高，眼睛灵活，小嘴严肃，名叫查若德·勃西尔。

杜薇尔小姐强烈反对侯爵子女和一个平民交往。

“她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家庭教师对嘉罗莲教导着说：“但是你对你自己和家庭有一种责任，你如果跟她做朋友，班里其他贵族女儿将会轻视你，或不和你来往的。”

“可是我喜欢查若德。”嘉罗莲不服地说。

查若德也同样的喜欢嘉罗莲。有一天下午，查若德请嘉罗莲到她家里去饮午茶。

这个邀请是依照礼节由查若德的母亲通知杜薇尔小姐。家庭教师在晚饭席上，愤怒地向比安夫人报告这件事。

“如果嘉罗莲被准许去和平民交往，”她带酸意地说：“我想最好让女仆来代替我这个监护人的职位，我已给勃西尔夫人一种暗示，她的邀请是超越身分的。当我年轻的时候，她的女儿连嘉罗莲现在学的这种课程都是不准许参加的。”

嘉罗莲对她父亲望望，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是侯爵仅仅摇摇头。他自从到巴黎第一天晚上以后，对家事就再没有开口作任何的表示。

“你应该清楚一点，嘉罗莲！”母亲严厉地说：“你让杜薇尔小姐处身这种场合，把她的地位都降低了，我必须请你断绝和这个小管店的友谊。”

“她不是小管店！”嘉罗莲不服地说：“她比我在图梭故乡所认识的任何女孩更神气，衣着也比她们更好。此外，她的父亲是一个名医，有时也替皇帝服务的。”杜薇尔小姐的鼻尖轻视地皱一皱说：“嗯！他替皇帝服务？也许是和裁缝和鞋匠一样。我见过皇帝……”

“对不起，恕我插嘴，”那天晚饭席上的客人芳戴基伯爵说：“现在，巴黎的时代已经改变了，这女孩子的父亲，确是一个著名的医生，我可以向你保证，与鞋匠不同，皇帝很尊敬他。我认为查若得·勃西尔，很值得和我自己的女儿做朋友。”

芳戴基先生的意见，成为比安侯爵家里争辩的最后一句

话，他不仅允诺比安侯爵在宫里为他找一个职位，并且设法引见皇上。侯爵夫人对家庭教师会心的微笑道：“我们必须随着时代潮流，你有没有拒绝勃西尔夫人的邀请？”

“这不是我的权力，夫人！”杜薇尔小姐淡淡地回答：“我仅说，你对女儿交友是严格的，但我会负责把邀请传达给你。”

“很好，”侯爵夫人说：“请你通知这位小姐的母亲，露易丝和嘉罗莲很乐意接受她的邀请。”

以后的每星期三，嘉罗莲都到勃西尔家里去。勃西尔夫人在星期三下午，都在家里招待她的女儿查若德和儿子乔治的青年朋友，乔治比他妹妹大8岁。这些青年男女们，在一起跳舞，演自己编的一些短喜剧。勃西尔的住宅在圣保罗区，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他们都在花园里活动，亨利不久就和他妹妹一起去玩，但是露易丝在杜薇尔小姐的教唆之下，常常借口不去。

当嘉罗莲和查若德成了莫逆之交的时候，芳戴基伯爵带来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比安侯爵和他的家人应邀入凡尔赛宫小住——只有嘉罗莲除外，因为她年纪太轻，只得留在家里和佣人同住。

比安侯爵府热烈准备，因为他们前往凡尔赛宫之期仅有一周，嘉罗莲看着她的母亲忙碌地为她自己和姐姐整理各色的衣服，然而正当她失望时，她也接到一个好消息：勃西尔夫人请求侯爵夫人准许在她家人离开的期间接嘉罗莲去住。于是当她的母亲和姐姐在忙着挑选衣服使皇上沉醉喜悦的时候，嘉罗莲也沉醉在她自己安静的幻景里。她愉快地盼望着在

精美的白色洋房里舒适地生活，可以和她的好朋友查若德整日的散步与谈心。

一星期很快过去了，那天芳戴基伯爵坐了马车来接他们。

六七月的部分时间，嘉罗莲生活在一间精致明亮的房间里，那里有缎子的窗帘和亮得发光的家具。查若德住在她隔壁的房里，由于乡村的童年养成早起的习惯，每天在早饭前就起身了。她静静地走到查若德的房里，坐在天鹅绒的被上，把糖放在牛奶里，牛油擦上面包。查若德眼睛朦胧地醒来，然后她们挤在一起，接连几小时的谈天，如果勃西尔夫人不来喊她们，她们会一直讲到中午。

她们一起唱歌，特别喜爱范勃拉司所作的歌曲，歌词在现代的小资产阶级看来略为有点惊人。当她们看见勃西尔夫人或佣人来时，就立刻把歌曲的词句改口，不然的话，她们便快乐地唱：

既要看守羊群，又要看守可怜的心，
这是牧羊少女难以兼顾的事情；

但牧羊女必须同时看守羊群和可怜的心，
她的危机真堪怜悯！

村中的牧羊青年和山中的狼，
出来掳掠了少女和她的羊。

在午饭前，她们或是编织装饰用的小花毯，或是看书。嘉罗莲一向喜欢看书，但是她选的书只要封面适合她的兴趣，并不重视书本的内容。她从来没有听到卢梭和福特尔的名字，除非是人们恐怖的悄悄地谈到，除了在谈话中讲到波马塞之外，平常也并未听见提到过这些人的名字。在新作家中，唯有圣佩尔在布拉市的上流社会中稍有名声。于是查若德的新知识，在嘉罗莲的思想领域中开辟了新天地；不过，她感到很难接受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人类的平等似乎是一种可怕的思想，现实的一切完全和理想相反，两个女孩子常常争论这个问题。有一次，神情快乐常带笑容的勃西尔老医生，打断了她们的争论。

“太糟了，”他说：“我们朋友之间没有一个摩利尔，你们二人已经提供给他1789年可笑的模型，象你们这样年龄的女孩，怎么讨论这种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讨论衣服的颜色式样？这对你们会更加适合些。”

这两个女孩对于衣饰的颜色式样，其实也与哲学同时讨论着。嘉罗莲到了勃西尔家之后，除了新的知识以外，还有一种新的发现——爱美。在过去，她一向是男孩子脾气，不喜欢薄绸、丝带和花髻，但是现在突然欢喜起来了。杜薇尔小姐曾经尽最大努力，使她注意自己的装饰，但嘉罗莲对于衣饰的好恶，一向不重视它们的美观，而是以游戏时是否方便为标准。

她新的爱美的本能在舞台上表露了出来，第一次——化妆舞会。许多青年男女在上演一个短剧来娱乐他们自己与宾客的时候，嘉罗莲扮演印度公主。勃西尔太太借给她一条喀

什米尔大围巾，绣着色泽光亮的阿拉伯字。查若德帮她在头上包一块象印度女人所围的布，她自己在上面插了许多鲜艳的花，腰部围一条银色斑点的绸带，脸上搽些胭脂，使她更加艳丽。当她穿了金色的靴踏上舞台（讲台做的）时，年轻的观众发出轻声的赞叹。在表演完毕后，她并没有立刻换衣服，回到房里，在镜子面前，生平第一次对镜自顾，她用最妩媚的笑对自己笑笑，感到一种生命中从未有过的新的喜悦。

那天黄昏，查若德恭贺她表演的成功，并说：“你迷住了一个人，你能猜到是谁吗？不？他是一直盯住你，你不会没注意到他吧！”

“我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你说谎！为什么对我都不坦诚？你一定注意到他了，甚至你的微笑都是对他的。”

“查若德，我发誓，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喔！你真不知道？那么好吧，我也不告诉你，他讲了你些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除非你自己讲出了他的名字。”

嘉罗莲到底还是年纪太轻，经他这么一激，瞒不住了，就喃喃地说：“沙兰先生！”

“好！你刚才还要骗我，你不怕难为情吗？”查若德吃惊地说。

“他说我些什么？”

“噢，我真是记不大清楚。我倦极了。我眼睛都睁不开，让我上床吧！我们明天早上再讲。”

查若德接连打几个呵欠上了床，立刻装出将要入睡的样

子。

“查若德，我求你！不要开玩笑，你答应的。”

“我答应会告诉你的，但我没有说一定在今晚告诉你。”

嘉罗莲不悦地走回她自己的房间。“秘密你自己留着吧，我反正不在乎。”

查若德打了个呵欠，微笑着轻声说：“如果他看见你穿现在这样的衣服，小嘉罗！你知道你是多么可爱？”

嘉罗莲在镜子里再照一下，镜中映出她窈窕的身材，高耸丰满的乳峰，圆活的双肩，壮健的玉腿在薄薄的睡衣里显出来，构成她引人的身段。是的，镜中的脸儿，她一直知道是讨人欢喜的；细白的皮肤发出光彩，短小微微隆起的鼻子（“你有一个固执的鼻子”查若德有一次曾这样说）；柔软的金发很难梳起，因为它太细腻了；宽阔的嘴唇，（有一次露易丝带醋意地批评它太厚，但她自己知道这是富有魅力的）；最后，她看到她蓝色的眼睛，象长春花属植物那样的颜色，她小时候曾采了一朵花来证明，虽然她的哥哥坚决否认它们是同样的颜色……

“好吧，孩子们，你们的蜡烛到现在还点着，你们为什么还不睡？把哲学留到明天再讨论吧。”

查若德抬起头，看见她母亲把门拉开一半。“我们不是在讨论哲学，妈妈，”查若德说：“我在告诉嘉罗莲一个赫顿所编的歌剧。那是关于甲乙两个牧羊少女的故事。当歌剧开始的时候，某甲告诉某乙在一次宗教的宴会上，一个漂亮的牧羊青年在注意她。某甲为了和她的朋友开玩笑，拒绝转告那个青年要她传达的情意，当某乙坚持要知道的时候，某

甲就告诉她，在宴会以后，那个青年问起她年龄，她的兴趣，并要求某甲把他对她的爱转告给她。”

“这故事怎样结局呢？”

“一切都很美满。他们结婚了，许多的牧羊青年男女，在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来跳舞庆贺。”

“噢！这样的吗？它似乎和原来的不太象，”勃西尔夫人说：“你们最好把蜡烛吹熄睡觉吧，嘉罗莲，你母亲如果知道你这么晚还不睡，她就不会让你住在我们这里了。”

以后的几天中，嘉罗莲满脑子里充满了沙兰的影子。她搜集沙兰的资料，这并不象她的家庭教师的举动那样精确有趣，因为她对于这个年轻人的身世有无法满足的愿望。她知道：他是贵族出身，不过是贵族里面的最低的一级。他的父亲，是棱城的议员，在路易十五去世前不久升到贵族。于是沙兰在宫廷里出现了，社交场合里常可以看到他，虽然他才20岁，但是已有很好的名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把情诗到处散发，所以在妇女社会中，更是特别受欢迎。

后一点使嘉罗莲大感不悦，虽然她不能把这种感觉给予适当的名词，但似乎被妒火燃烧，嘉罗莲已陷入爱河，而她并不知爱情的意义。她对这个青年的感觉，就和两个月以前查若德对她的吸引力一样。她没有办法将这两种感觉区别出来。她只知道和格斯頓·沙兰在一起，她就感到快乐、活泼、有生气。这有如上跳舞课时查若德在她身边的喜悦。在书里她看过爱情与友谊是有区别的，但对于她，这种区别完全是字义上的。在乡村的童年，她看见过（并未了解清楚）许